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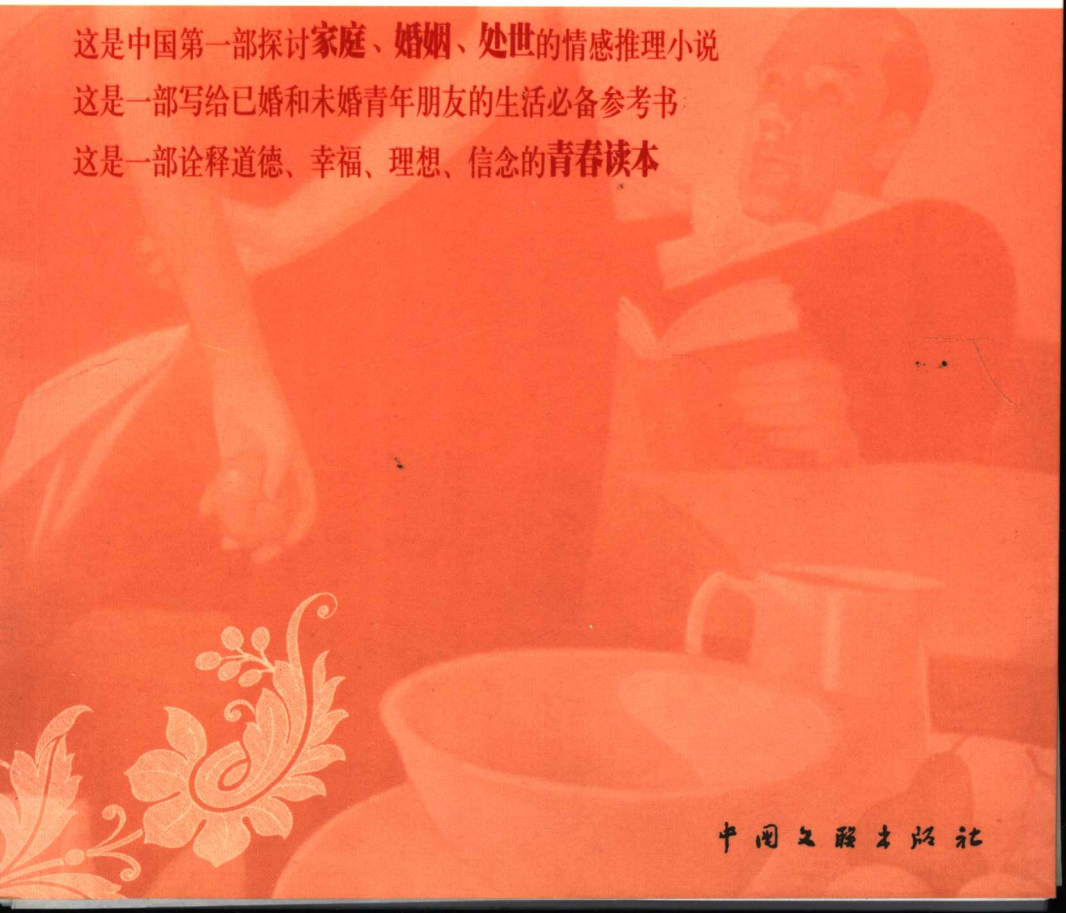
爱情脊背

红孩◎著

这是中国第一部探讨**家庭、婚姻、处世**的情感推理小说

这是一部写给已婚和未婚青年朋友的生活必备参考书

这是一部诠释道德、幸福、理想、信念的**青春读本**



中国文联出版社

爱情脊背

AI QING JI BEI

红孩◎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情脊背/红孩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6. 1

ISBN 7-5059-5126-2

I. 爱… II. 红…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6134 号

书 名	爱情脊背
作 者	红 孩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文字编辑	赵永颜
责任编辑	戴 东
责任校对	王小芸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8.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5126-2
定 价	18.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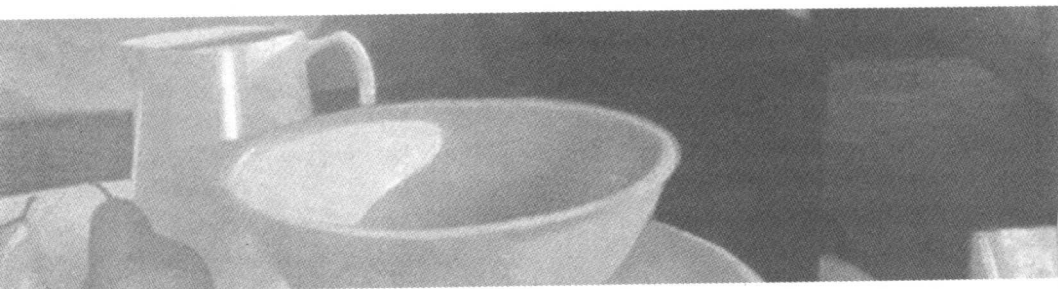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http://www.cflacp.com>

爱情脊背

AI QING JI BEI

□ 红孩

男，上世纪60年代生于北京，1981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文学评论皆有所染，但所获成就甚微，迄今已出版散文诗集《太阳真好》、长篇报告文学《月儿弯弯照九州》和散文集《阅读真实的年代》。近年策划、主编的书有《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获奖作家丛书》、《都市情感推理小说丛书》、《全国蒲公英奖获奖作家长篇小说丛书》、《中国艺术家自述丛书》、《中国争鸣小说年选》以及《我最喜爱的中国散文100篇年选》等。现供职于国家文化部中国文化报社，兼任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秘书长、中国环境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工作委员会委员，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这是中国第一部探讨**家庭、婚姻、处世**的情感推理小说

这是一部写给已婚和未婚青年朋友的生活必备参考书

这是一部诠释道德、幸福、理想、信念的**青春读本**

这是中国第一部探讨家庭、婚姻、处世的情感推理小说；
这是一部写给已婚和未婚青年朋友的生活必备参考书；
这是一部诠释道德、幸福、理想、信念的青春读本。

人大都有个习惯,早晨上班时走起路来像赶集,下班的时候就有点漫不经心。当然,走路的人并不都如此。此刻,已然是仲夏的傍晚八点钟。北京的夏天黑得慢,通常七八点钟太阳也不肯到西山下面睡觉去。这是我两岁的女儿告诉我的。我很为她拥有这样的思维感到高兴。一想到女儿可爱的模样,我不管在什么场合,都会情不自禁地把笑容挂在嘴边。为了这种微笑,前几天我还曾遭到杂志社同事的一顿白眼。

那天,我们的段副主编被免了职,原因是他利用工作之便,把杂志社雇来的一位搞卫生的安徽小姑娘的肚子弄大了。小姑娘一时想不开,吃了一把安眠药,多亏抢救及时,不然小命就没了。小姑娘的命是保住了,但事情没有完。小姑娘的表哥,也可以称作小姑娘的对象不干了,他找来几个一同在北京打工的民工来到杂志社,什么也不说,进屋就给段副主编一通胖揍。听到段副主编像杀猪一样的惨叫,办公室主任梁菲菲当机立断就拨了110。等警察赶到了,小姑娘和他表哥一千人等早已逃之夭夭。警察问段副主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开始段副主编还吞吞吐吐,后来竟然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最后颤颤巍巍地将一张字条递到警察手里，只见上边歪七扭八地写了一段话：

姓段的，我日你祖宗!!! 你好大的胆子，你竟敢把我的表妹搞了。我一定饶不了你！今天我先揍你一顿，出出我的恶气。过几天我还来，来一次打你一次，直到把你的××打成烂酱，看你还敢不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另外，你要想把这事摆平，你至少给我5万块钱的损失费，否则你就别想过踏实日子。当然，你的官也别想做踏实。

警察是个刚毕业不久的小警察，可能平常日子也没少看武侠、侦探一类的小说，看罢这张纸条心里说，小流氓一帮，也懂得敲诈了！为了显示自己的成熟，小警察问梁菲菲：刚才的报警电话是你打的？梁菲菲说：是。小警察又问：这字条上所写的都是事实吗？梁菲菲觉得有点莫名其妙，问，你说的什么事实？我又没看。小警察这才意识到自己的问话有点没谱儿，马上改口：我是问你安徽小姑娘的肚子是不是段副主编给搞大的？梁菲菲显然对小警察已经缺乏好感，直直地说：你直接问段副主编好了，我又没看见！小警察讨了个没趣，就对段副主编说，你也别紧张，先跟我到所里去一趟，等把事情交代清楚再说。

一个文化单位出了老段这样的桃色新闻，不可能堵住别人的嘴巴。没几日，上级主管领导，具体说是一位副部长把主编传了去。这下杂志社的二三十号人热闹了，大家不约而同地首先想到的是上级该给老段一个什么程度的处分。比如行政撤职、党内严重警告、记大过、留党查看、开除党籍等等，却没有人想到降两级工资、取消年终奖金什么的措施，那样的决定显然不合时宜了。这样议论几天后，大家又开始猜测假如老段被撤职，或被调离现单位，那么将由谁来顶这个缺呢？于是，人们又开始推测，或

者从上级机关选派,或者从外单位调进,或者从本单位产生。几经议论,大家把目光主要放在杂志社的三个人身上,即主编助理汪洋、记者部主任李想和身为编辑部主任的本人——流沙。关于我们三个人,基本条件如下:

汪洋,河南洛阳人,男,已婚,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原先在部机关做过一段部长秘书,到杂志社报到时开始享受处级待遇。去年被提为主编助理,主要负责同上级机关及社会方面的协调工作。

李想,北京人,女,离异,毕业于人民大学哲学系,父母均为大学教授,曾出版过一本诗集。到杂志社之前,先在一所高校教书,后到一出版社做编辑。5年前调到杂志社任记者部副主任,三年前和流沙分别被提为记者部主任和编辑部主任。

流沙,北京人,男,已婚,毕业于一所高等成人教育学院,曾在郊区某县当过县团委副书记,现已出版长篇小说《别无选择》和散文集《遥望青草地》。8年前参与文艺期刊《潮汐》的创刊筹备工作,开始任职记者部副主任,后任编辑部副主任,现为编辑部主任。

段副主编自从去派出所说明情况后就再也没来上班。看来,他要听候组织处理了。据老段的司机说,老段这个人还算个男人,他一到派出所就老实交代了:一共跟安徽小姑娘发生过三次关系,第一次由于匆忙,没带安全套,但一个月后小姑娘没有任何生理反应。第二次、第三次他都带上质量上乘的安全套,是进口的那一种,但不幸的是小姑娘怀上了。由此,他推断致使小姑娘大肚子的罪魁祸首不是他老段,而是纠集人打他并对他进行敲诈的小姑娘的表哥。但不管怎么说,他毕竟对小姑娘做出了不轨之事。好在小姑娘平常没少花他的钱,并未一口咬定他是强奸。情况既然是这样,主编就决定在上级机关对段副主编尚未做出任何处理时,段副主编的工作暂时由他一人来兼。他十分清

楚,在此重要关头,不论怎样辛苦,都不能对副主编的人选提出自己的建议,那样,既会让上级不悦,也会令下级不满。一切最好等水到渠成时再表态。

经过一个月的猜测后,杂志社的所有人员,包括主编在内,没有一个人会想到部里对段副主编的处理决定竟会这样:1.党内严重警告处分;2.免去副主编职务(原副局级待遇不变)。至于新的副主编人选,人事司的同志只是说工作暂由主编兼管,究竟副主编落主谁家,一切要听部党组安排。

在人事司领导说上述一番话之时,我不由得想到女儿给我起的绰号——爸爸是个大麻烦。看来,这副主编一职还真的出了麻烦,不然,不会再拖一段时间才能解决。想着想着,我的嘴角不由得甜甜地笑了起来。这下,可让人事司的同志有点紧张,主编不得不问我笑什么。这时,我只得照实说了:“对不起,刚才我脑子走神了。我想起了我女儿给我起的绰号,她管我叫大麻烦……”不等我说完,杂志社的人几乎全被逗乐了。自然,人事司的同志也乐了。但很快,所有人的目光又都开始白我。我知道,他们肯定在说我有意咆哮公堂了。

下午5时,下班时间刚到,我就迫不及待地提起背包,匆匆走出大楼。我要尽早赶回家,去见我的女儿。我要告诉她:我亲爱的宝贝,这回你可给爸爸惹了大麻烦。因为你给爸爸起的一个绰号,爸爸这次很可能与副主编的职位失之交臂……可是,我不曾想到的是,当我的双脚刚一迈进家门,还未看到女儿,妻子木棉扔来的一件白色衬衫就打在了我脸上,紧接着,她便趴在床上呜呜地哭泣。

我的眼前一阵发懵。这是怎么了?我问木棉:“好端端的你哭什么?谁又没欺负你!”我一连说了几句,木棉都不理睬我。正当我要扶她起来时,她却腾地坐起来,劈手夺过我手中的衬衫,翻过后背那面,指着一块红斑对我喊:“这是你干的好事,你给我说

清楚！”

我这才注意地看了一眼衬衫。这一看不要紧，着实吓了我一跳：只见白色衬衫后背的肩胛部位，清清楚楚地印着一个红红的吻痕！不用再说了，木棉伤心哭泣的理由全在这里。但是，面对眼前的一切，我也确实不知是怎么回事。昨天下班回来时，我顺手把泛着汗味的这件白色衬衫扔进了洗衣机里。按常规，木棉一般在饭后要给我洗干净的。但是，昨天她没洗，她在给她们单位写一个汇报材料。看来，她是在今天下班回来洗衣服时发现这个秘密的。那么，现在，我该怎样向她解释呢？我必须找到答案，这个答案还必须是足以令她信服的。否则，我就是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啊。更何况，木棉也会作出种种猜测啊！所以，今夜，不，现在，我必须开始寻找答案。究竟，是谁吻了我的后背？



“我一定要让老段难堪一回！”梁菲菲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梁菲菲不是北京人，她是在部队大院长大的。出生时，她在沈阳，大一些又到长春，后来就到了哈尔滨。她妈妈嫁给她爸爸时，她爸爸还只是个连长。那时，她爸爸的战友，也就是如今我们杂志社的主编周文豪是连队指导员。梁菲菲的爸爸比周文豪大一岁，从小，梁菲菲就管周文豪叫叔叔，当然有时也叫一声干爹。我想那种时候，肯定是在家里。

梁菲菲从小人长得出众，她爱唱歌，也爱跳舞，深得全家人的喜欢。周文豪自然也十分宠爱这个小丫头。不论到什么地方出差，他在给自己的闺女周倩买上一份礼物的同时，也不忘顺手给菲菲买一份。同样，梁菲菲的爸爸若是出差，也不会忘记给周倩买礼物。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知不觉老梁和老周都熬到了团职，兴许是天意，十几年不论部队怎样的来回换防，他们俩人始终没有分开过。有一次，老周对老梁说，我说伙计，你说咱俩人是不是前世修来的缘分，你说咱俩人怎么就分不开呢？老梁一听，假装生气地说，怎么，你开始烦我了？实话跟你说吧，你烦也没有用，现在你是团长，我是政委，等再过几年，说不定你就是师长我就



是师政委呢！你看过杨家将吧，那里边有个孟良、焦赞，其实就是咱俩人现在的样子，谁也离不开谁！

话谈到兴头，老梁对老周说，原先没孩子的时候，我就想，等咱们都有了孩子，如果是一男一女，咱们两家就结成儿女亲家。现在，这是不可能的了。不过，我倒想跟你说，不论咱俩将来谁要是有个好歹，不论是谁都不要把对方的老婆孩子怠慢了。咱这辈子能有这么大的缘分不容易呀！说到这，老梁竟哭了起来。见状，老周也受到了感染，他拉着老梁的手说，老伙计，你就放心好了，咱俩的感情这辈子就这样定了。谁也别想给咱分开。当晚，两家人聚到一个饭店里足足地撮了一通儿。

老梁对老周说那些话并非空穴来风。前些时，他到军区参加一个培训班，曾听班里有个别高干子弟私下议论，说上边要搞个大裁军。弄不好当到师职的都有可能转业，至于团职更是秃头上长毛，明摆着。等培训班一结束，老梁就急匆匆地往回赶，他要把这个消息尽快告诉老周，他们好商量对策。老周听后，并不感到吃惊，他说他也听上边有人议论过。但当兵几十年的经验告诉他，一切要听上级命令，胡乱猜疑会犯纪律的。一个月前老周的夫人到北京301总医院去进修，来信中她也婉转地表达出这个意思。不过，她顾虑不是很多，一个多月的北京生活，使她对这个大城市已经有了感情，尽管301医院那时周边还是农村。由于老周是北京人，如果他这次要是转业了，她倒是愿意跟他回北京。生活好是一方面，重要的是周倩马上就要上高中了。北京的教学质量自不必说，关键是招生录取分数线也比其他省市低。总而言之，回北京的好处简直是太多了。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这大裁军说开始就开始了。在开过几个动员会后，老梁和老周分别被叫到师部谈话。结果，宣布老梁转业，回原来生活过的辽西某县。老周呢，则提到师政治部主任。回到家后，老梁和老周对视了很久，两人谁也不愿说第一句

话。其实不是不想说，实在是不知道说什么好。过了很长时间，还是老梁打破了沉默，他对老周苦笑了一下，说，祝贺你呀，老伙计，我知道早晚要有这一天。只是穿了几十年的军装，这一冷不丁的脱下，还真有点舍不得。不过卸甲归田也好，咱也回老家感受一下改革开放的成果去，说不定还会干出点名堂哩！见老梁如此态度，老周自觉心里好受了许多，就说，你这样想就好，我还真担心你想不通。临回来时，师长和政委还嘱咐我要多安慰安慰你哩！你别以为我心里就好受，说不定下次就轮到我了。我也做好准备，大不了回北京，反正你弟妹来信已经流露出呆在北京的意思。不过你老兄放心，不论我老周到哪里，我都是你的亲兄弟。至于菲菲愿不愿跟你到老家，我看听孩子的。她要是走，我支持；她要是留，我求之不得，我保证对倩倩咋样对菲菲也咋样。你要是不愿回老家，咱们到地方找找关系，凭你的本事，还愁找不到好工作？

或许有些激动，老梁紧紧握住老周的双手，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他非常有力地告诉老周，他哪也不去，他就回老家辽西。那地方虽说现在还很穷，但那里毕竟是生他养他的地方。老周说，你先回去落个脚，过些时候我就去看你。你要是想部队了，你就随时回来，这里永远是你的家。

老梁一个月后带着媳妇和女儿菲菲离开了哈尔滨。分别时，两家人抱在一起哭了好久。特地从北京赶回来的倩倩妈拉着菲菲的手说，好孩子别哭了，你先跟爸妈到老家，好好读书，将来一定要考大学，到北京念书。不论我们是在哈尔滨，还是将来到北京，我们的家就是你的家。你和倩倩都是我的女儿。听到此，菲菲不由自主地扑进倩倩妈的怀里，失声叫了一声——妈！那声音里包含的不仅是感激，同时也包含着压抑多时的委屈与无奈。

官场上事常常瞬息万变。本来说好师里要调老周当政治部主任的，可在老梁走后的当天下午，师政委就急急地打电话让

老周到师部报到。在路上老周还琢磨,这部队一裁员,留下的人该干的事肯定要比过去多。尤其是政治部的事,非常琐碎,但又不能有半点马虎。现在政委这样急着叫他报到,说不定有一大摊子事正对着他微笑呢!

事实证明,刚才路上老周在跟自己开了一个国际玩笑。一进门,他就发现政委旁边坐着一个陌生的军人,看长相估计要小自己五六岁,观气质似乎官职还不小。他正在犹豫的当口,政委站起身来,领着老周走到那个陌生军人近前说,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咱们师新调来的政治部主任余利同志,这位是二团政委周文豪同志。听完介绍,老周先是一愣,马上后退一步,向余利行了个标准的军礼。余利倒也直爽,并不隐讳地说,周政委,我新来乍到,对师里的工作还不大熟悉,正同政委商量到哪个团去搞搞调研呢,刚说到你们二团,你就来了,看来这是天意。怎么样?不知你周政委欢迎不欢迎呀?

“哪能不欢迎呢!余主任刚上任就到我们团视察,我真是受宠若惊啊!”老周说完,眼睛不由得斜视了一眼师政委。那意思是:你这是怎么搞的,明明要提拔我当政治部主任,现在却换成这个姓余的,你这不是拿人当猴耍吗!但这一切,师政委只当全没看见,话题一转,很关心地问老周,“老梁走了?”“是。”“走时有没有委屈?”“当然有。穿了几十年军装,让谁脱了都不好受。”“那倒是。不过,你也不要以为我们穿惯了军装的人就舒服,我们要学会经得住任何考验。”师政委话说得很重,显然他是话里有话。这时,余利插了一句,“我听政委说了,你和梁团长是从当兵开始,一步一步成双成对走到今天的。羡慕是令人羡慕,但天底下哪里会有不散的宴席啊,也说不定梁团长到了地方干得比咱部队还出色呢!我来晚了几天,要不然还真能看看他啊。请你代我向他问好。”说完,余利打了个招呼,便走出门去。

趁这个空儿,师政委把老周拉到身边坐下,将一杯茶递到他

手上，略带尴尬地说：“你都看到了，政治部主任的缺已经有主了。这位余主任是上边派下来的，高级军事学院毕业，事先我也不知道。希望你不要有情绪，即使有，也要调整过来。我当连长时，你和老梁就是我带的兵，我是了解你们的。这次大裁军，是世界军事史上的一件大事，世界都在关注我们。因此，在国家利益、党的利益、军队利益面前，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好吃亏的准备。这次没有提你，也许就意味着下一步让你转业，所以，你要有思想准备。不过，我有句话必须跟你说，只要有一线希望，我还是想留住你的。”既然政委把话都说到这份儿了，老周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看来只好听天由命了。

老周又不由得想到了老梁。老梁毕竟是东北汉子，做事喜欢个嘎嘣脆，说走就义无反顾地走了。哪像他老周，虽然被留下来，还差一点被提升。现在的处境，可以说面子丢尽了。刚分开的那段时间，老周每天都给老梁打电话，话不在多少，对人总是个安慰。老梁曾问老周什么时候就任职政治部主任，老周说上边还没正式发调令呢。老梁就说，心里甭急，那是早晚的事，一旦当上了，就要再加把劲，往上多蹦几步，争取弄个将军。老周说，也说不定哪天这事还黄了呢。老梁在那边有点生气地说，你别跟我说泄气的话。你要是再混的跟我一样，那我们哥俩真够窝囊的了。

现在，不幸的事被老梁言中了。他可怎么跟老梁说呢？一连几天，他都没给老梁打电话，有次老梁忍不住给老周家打电话，问老周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是不是已经到师里报到了？倩倩妈就说老周到师里开会去了，但没听说宣布他为政治部主任。老梁说我还以为他当了主任工作忙懒得理我了哩！其实，老周哪也没去，他就在沙发上漫不经心地看电视连续剧呢。他想，等自己的心情好些了，再把这里的一切跟老伙计唠唠。

老梁回到老家只待了半个月，就被县委安排担任政府办公室主任。尽管政府办主任只是个科级，但却是八面玲珑，县上发



生的大事小情哪一件不经他的手?自然,县委书记和县长找他谈话时说过,你老梁在部队当的是团长,跟我们是平级,但到了地方搞经济建设,环境不同了,待遇也就有所不同,所以,先委屈一下担任政府办公室主任,等有了机会再考虑进县委班子或政府班子。对这样的安排,老梁觉得比较满意,相对有些差的地方,他能让别人羡慕死。

听到老梁担任县政府办公室主任的消息,老周也觉得挺满意。他戏谑地对老梁说,你老兄当了县太爷,可别晚节不保啊。你没听人说过吗,三年清知县,十万雪花银呐!老梁说,我要是真的有那一天,你就派几个兄弟把我抓起来,像审南霸天一样,先游街,后枪毙,再踏上十万只脚,叫我永世不得翻身,遗臭万年!

日子就这样平静地度过了一年。来年的春天,老梁和老周发生了不同的变化。经过一年的磨合,老梁在县里扎住了脚,正逢换届,他被选为主抓环保、工商、税务、金融的副县长。老周呢,却走了背字。虽然有师政委为他力争,最终还是被宣布转业。好在老周心理准备充分,他没任何怨言地就带着老婆孩子回到北京。或许是念及多年战友的情谊,也可视作做人的承诺,师政委给在北京某部——即现在老周任职的部机关人事司担任司长的弟弟写了封信,在信中充分肯定老周的工作能力和人品,希望胞弟务必给予安排云云。正巧,机关党委正在找人事司,希望推荐一名党性原则强又善于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干部担任党委办公室主任。人事司长考虑老周的工作特长和行政级别正好符合,便推荐过去。对方一听说老周是团政委出身,当即答应。一星期后,老周一边安家一边就上任了。

老周到《潮汐》杂志社担任主编是5年前。再往前他是常务副主编,主编由一位退下来的副部长担任。当然,创办《潮汐》并非是老周的主意,那位副部长过去一直写小说,不论是市场畅销书还是滞销书,他已经出了十几本。如果不是副部长把心思放在写